

「嬌孀」- 她令我肯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原來一切的起點，要從最細微處做起。

嬌孀是誰？這故事要由十年前開始說起。

通訊機傳來聲音：「八、九必 Over。」

我：「電台請講。」

電台：「過去大棠路做單 Dispute 呀！報案人姓蕭，佢話佢同個仔有爭執。」

我：「Roger。」

十年前，我剛被派往元朗軍裝巡邏小隊。

「一定又係嬌孀啦！」從拍檔東哥的語氣看來，似乎對這類求助見慣不怪。

我：「嬌孀？」

東哥帶點無奈地說：「係呀！佢賣菜嘅，個仔十幾歲，終日無所事事，群埋啲衰仔，成日返阿媽舖頭偷錢。」

到達大棠路報案現場，一如東哥所講，報案人正是他口中的嬌孀，而他所提到的兒子，也正好在現場。嬌孀的菜檔其實不大，幾十呎的地方，門口幾個發泡膠箱，菜類不多，就是最普通的幾種。有幾個愛管閒事的街坊在門外探頭探腦。

我問他們：「有邊個知發生咩事呀？」

東哥問：「嬌孀!又同個仔嘈呀？」

男生很不滿地反駁，大聲說：「係佢屈我偷佢錢咋！我搵返自己 d 嘢都唔得呀？」

我上前對他說：「發生咩事，一問就知，你行出嚟，我有嘢問你。」

這個男生正是嬌孀的兒子，叫「杰仔」，當時只得十五歲，一把頭髮被染成金金黃黃，左手前臂有個黑色一團的紋身，但我看不出是一個圖案還是一隻動物，他眼神虛浮，沒精打采，缺乏年輕人應有的朝氣。

我：「你無讀書啦？」

杰仔：「無讀好耐啦！」（杰仔雙眼一直沒有望着我。）

我：「十五歲就唔讀書？出嚟做咩呀？」

杰仔：「做咩都唔關你事啦！我走得未呀？」（他的態度，就是最典型不肯合作的態度。）

我：「如果你真係有偷錢嘅，就無得走。」

杰仔：「我都話我無偷囉！我想搵返自己d嘢啫！」

這個時候，東哥走來我身邊，示意阿杰由他來盤問，而我就轉而向嬌嬌抄下資料。

「妳叫嬌嬌？」我一邊記下資料，一邊指着阿杰問：「佢係你個仔？」

「係，呢個最細，佢仲有三個家姐。」嬌嬌當時五十多歲，可能工作辛勞的關係，腰骨似乎不太好，上身都不能挺直，一雙手很粗糙，指甲都磨損了，幾隻指骨有點變形扭曲，她汗流浹背，臉上的汗珠如黃豆般大，她用毛巾抹過了，不久，又是一頭大汗。

她指指掛着身上的工衣，就是心口有個大袋那種，說：「阿Sir，我做左成朝先得幾百蚊散銀，全部都係放喺個衫袋度。」她又抹抹額角的汗水，說：「我去廁所咪放底件衫喺櫃囉，點知一出嚟就見到個衰仔喺度打開我個櫃，仲唔係想偷我d錢？我話佢，佢仲大聲過我，佢幾晚無返屋企架啦！都唔知群埋啲咩人？我真係唔識教呢個仔，你做下好心幫我教下佢啦！」

我：「佢依家書又無讀，十幾歲人做得乜？」

嬌嬌：「跟埋d唔知咩人，成日就只係識得問我擲錢，我賣菜咋！唔係李嘉誠呀！邊度有咁多錢俾佢，最衰都係佢阿爸，臨老追到個仔就自細縱壞左佢，依家點話都唔聽。」

我：「咁佢阿爸呢？」

嬌嬌：「咪剩係識得賭，邊有理過呢個家！」

東哥搭着杰仔的膊頭走過來說：「好啦嬌嬌！佢話今次只係想搵返自己啲嘢，唔會再隨便開妳個櫃啦！如果無其他嘢嘅，我叫佢走啦。」杰仔沒有理會我們，一

臉不服氣的掉頭就走，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背影消失於人群之中。

嬌孀低頭沒有回應，但我看得出她臉上那種無奈與憂心，無奈，是因為一個不懂如何管教的兒子的；憂心，是因為擔心兒子會走上怎樣的路。

一雙指骨變形的手，繼續搬動舖頭的膠箱，拖動比她體重還重的菜籮，這個畫面，也就是這個城市中最普通的街市一景，最普通的生活面貌。

一個多月過去，嬌孀沒有再報案，我也沒有在街上遇見杰仔。直到一個晚上，處理一宗「噪音投訴」事件時，我再見到杰仔。

「阿 Sir！遊樂場梗係俾人喺度玩架啦！玩都要拉？」

說話的人是區內的街童，十幾歲的少年，不是大奸大惡的人，但就是不愛留在家，半夜聯群結隊在街上流連。但這類年輕人最容易給罪犯利用，很多時，為了很少的金錢利益，或他們口中的「義氣」，就會協助毒犯販毒或干犯其他罪行。

「我無話要拉你。」我對着他們說：「但依家已經半夜，你地唔瞓其他人都要瞓。」我留意到其中一個瘦小的男生，正是杰仔。

一個念頭突然湧現。我覺得可以做多一點。

「杰仔！」我叫住他：「咪行住！」

「下！咩事先？」他露出一臉迷惑的望着我。

「講兩句啫！」我向拍檔示意給我幾分鐘時間，我和杰仔行到一旁，問：「咁夜仲唔返屋企？」

「唔鍾意返咪唔返。」

「你依家唔讀書，咁有咩打算？」

「我都唔鍾意讀書！唔讀書唔駛死架！」他依舊的抗拒態度。

「唔讀書都可以幫下阿媽手嘅！」

「係我阿媽叫你同我講架！佢最鍾意報警叫差人教我架啦！」他將臉別過去，雖

然語氣掘強，但臉上的稚氣未消。

「咁點解你阿媽要警察教你呢？佢都係想你好啫。」

「你有無問過佢幾時有教過我先？日日就係喺菜檔開工，老豆唔係賭馬就係賭波，我小學日日自己返學放學，晚晚唔係麥當勞就係大家樂，人地阿爸阿媽趁個仔放假都會帶個仔去下街，我放假就係去菜檔幫手，咁就係想我好？」

坦白講，當時的我對着這個十五歲的少年，的確有點無言以對，在這個城市，每個家庭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辛酸，作為一個外人，即使是一個警察，可以說得上甚麼呢？可以幫得上甚麼呢？

「就唔好講你屋企。」我嘗試找一個切入點，問：「講你自己，打算以後就係咁？有無諗過將來要做乜嘢？」

「唔知嗎！」

「你依家先得十幾歲，將來大把路要走，行行出狀元，總有樣嘢可以做嘅，無謂白白浪費左時間呀！」我指指剛才他們坐過的地方，地上留下幾個啤酒空罐，說：「唔通想幾十歲仲係坐公園過夜？」

他沒有答我。

我說：「我知你以前過得唔開心，但係唔好俾過去嘅你，影響左將來嘅你，將來嘅路係要靠自己行出嚟嘅。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，說：「阿 Sir，你都幾長氣架嗎！」

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警察的職責，但我知道我可以這樣做，可以多走一步，如果將來有一天，我看見杰仔因為犯了某宗案件被拘捕，或者是某宗打鬥事件的傷者的話，我可能會後悔當晚沒有對他說過這番話。

經過那晚之後，我每逢巡邏經過嬌嬌的菜檔都會跟她打聲招呼，她已經認得我，有時會問我吃過飯沒有，有時她太忙的話，大家揮揮手就算。有次跟東哥經過菜檔，他說好像很久沒有聽到嬌嬌報案了，可能杰仔被拉了進男童院也說不定！我的心揪了一下。

男童院？不會吧？

的確，我也很久沒有在街上見到杰仔了。我找了個機會，一次行經嬌孀的菜檔時，我見她正閒着，便問：「係呢，杰仔依家點呀？」她似乎想不到我會這樣問，錯愕了一下，但臉上很快出現了我沒有見過的笑容，說：「哦！佢依家開緊工，喺九龍跟個水電師傅學整水電。」

「水電？」這回是我感到錯愕。

「係呀！佢有個舅父係做水電嘅，咪帶佢入行學下嘢！讀書唔成咪做水喉佬囉！有咩辦法？」說罷，有人向她買菜，對話就結束了。

聽到嬌孀這番說話，內心有股說不出來的感受，不知道杰仔是從何時開始決定自己的將來呢？那個瘦小的背影，那晚離開公園時，他究竟是在想些甚麼呢？當他獨自一人走在夜半的街角時，是埋怨我多事？是我令他勾起了不愉快的回憶？還是我的說話在他心裡面埋下了一粒小小的種籽呢？我想，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。

後來，我調離元朗分區，去了其他部門工作，漸漸也就忘記了嬌孀與杰仔的事。直至幾日前，我才調回元朗分區。

今天，我突然想起了嬌孀的事，於是走到大棠路嬌孀的菜檔。雖然年月在她臉上留下了風霜痕跡，但那彎彎的背，手腳利落的動作，我認得她就是嬌孀。

當我步近她時，她就留意到我，我對她打了聲招呼：「嬌孀，仲認唔認得我呀？」

她隨手拿下牆上一張照片給我看，指着相片中的小男孩說：「呢個我個孫」再指指旁邊一個男人說：「呢個我個仔。」

我問：「呢個..... 係杰仔？」

「係呀！我得一個仔之嘛！」

「佢依家幾好嘛？」

「咪做水電囉！」她將相片小心翼翼地放回牆壁上，說：「喺屋邨商場有間細細水電舖，做下街坊生意。」

「咁咪幾好。」我看到嬌孀面上露出一種安慰的喜悅。

「咦！日頭唔好講人，一講佢就出現。」嬌嬌指指我身後說。

我轉過身，看見一男一女拖着一個男孩來到，這個男人比我十年前見到他時，明顯轉變了很多，身材健碩了，頭髮不是五顏六色，臉上多了一分神氣，添多了幾分男人的成熟。

「阿 Sir，好耐無見喎！」杰仔先開聲，連聲音也厚重了。

「係呀，咁啱行過，同嬌嬌打聲招呼。」

「嫲嫲！妳睇媽咪買左咩俾我？」男孩興高采烈地走過去嬌嬌那裡。

我站在那裡，望着嬌嬌、她的孫兒，和她的媳婦，這一幅溫馨的畫面，我想，在十年前，嬌嬌和杰仔都想不到會在這裡出現。

我對杰仔說：「唔阻你地啦，我仲要做嘢。」正走出幾步時，我想起一件事。

我轉過身，對杰仔說：「我一直想知一樣嘢……」我指指他左前臂上那個紋身，問：「你呢個紋身究竟紋左 d 乜嘢？」

他拉高了衫袖，露出一個跟十年前不同的紋身說：「依家我用左我、我老婆、同個仔嘅英文縮寫去遮住以前個紋身圖案。」

他笑笑說：「以前紋左乜就唔重要啦！」然後他拉低衫袖，說：「你講嘅，唔好俾以前嘅我，影響左將來嘅我。」

我亦笑笑說：「啱！俾個『Like』你。」

離開了嬌嬌的菜檔，走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之中，我在想：如果當日我處理完嬌嬌的求助，沒有再將他們倆母子放在心上的話，他們的結局會有所不同嗎？如果當晚我沒有留下杰仔，沒有對他講了一番勸勉的說話，他會不會有另一個不同的將來呢？

這個問題，永遠沒有人可以答得上。

但我知道，我們每天都會處理到很多的求助事件，會走過很多大街小巷，會接觸很多人，可能很多都是旁人不會留意的人或事，但憑着我們接受的專業訓練與判斷、累積的經驗與細心觀察、耐心的聆聽加上同理心，我們只要行多一步，說多

一句，很多事情原來可以有個完全不同的結局。

着眼細微處，關心每件事，為市民服務多一點，使香港更美好一點，這應該就是每個警察的使命與榮譽感的所在。

以上就是這城市的其中一個故事，也是我的警察故事。